

芳草萋萋

世界华文女作家选集

策划：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主编：林婷婷 刘慧琴 王咏虹
（加拿大）

芳草萋萋

世界华文女作家选集

策划：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主编：林婷婷 刘慧琴 王咏虹

加拿大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芳草萋萋：世界华文女作家选集 / (加) 林婷婷，
刘慧琴，王咏虹主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360-6560-4

I. ①芳… II. ①林… ②刘… ③王… III. ①华文文
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2387号

策 划：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谢就宇 NON DESIGN
摄影插图：王克难 刘慧琴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1.5 1插图
字 数 54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前言

芳草萋萋

林婷婷

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性作者的作品备受到关注和重视，许多重要有关文集相继出现，譬如二〇〇六年由周芬娜主编，上海三联书局出版的《旅缘》和《旅味》，二〇〇七年白舒荣主编的《环肥燕瘦》及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海海人生》，二〇〇八年吴玲瑶和吕红合编由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联合策划出版的《女人的天涯》，二〇〇九年由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策划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林婷婷和刘慧琴合编的《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简体版由北京致公出版社出版）及二〇一二年的《归雁——东南亚华文女作家选集》，二〇一〇年由石丽东主编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华文女作家散文选》及秀威出版社的《全球华文女作家小传及作品目录》，加上本届二〇一二年会议文集《芳草萋萋——世界华文女作家选集》，均展现了无论是生长在海外，或者是移民海外当代华裔女性作者们丰富多元的创作，将她们不同时期的作品汇集，建立了颇富历史性的女作家文库，可以说为海外华文文学、女性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不断更新的重要资料。在这些出版品的作者当中，虽说不全是，但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成员，而大多数的文集，也都是为配合本会几届的双年会议的出版品。因此，我们很自豪地说，二十多年走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在世界汉字文学的长河里，已经一步一脚印地留下了印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承与发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女性文学”有别于“女性主义文学”。“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这个组织并非

为提倡女性主义文学而设立，陈若曦会长一九八九年创会时就强调本会的宗旨乃是为了团结海外的女性华文作家，提供一个联谊的桥梁，让来自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会员们每两年有机会见一次面，到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交流写作成果和经验，互相激励，也有机会一起游览各地的名胜古迹，采集各地景观民风，让彼此心灵碰撞出更美丽的文学火花。我们是非牟利团体，除了微薄的象征性会费外，每次开会经费经常是来自热心会员们的捐款以及由不同国家的会外机构赞助。没有固定的会所，我们开会的场地曾经在会员家里，也借用过佛寺、餐厅、或旅馆。赴会会员们的机票旅费、食宿费用都是自掏腰包，每次开会，不论从西半球到东半球，或是东方到西方，参与的会员们都是满怀热情，千里迢迢地赴约，精神实在可敬可佩！见面时文学姐妹们互相拥抱，洋溢着惊喜与雀跃的笑声。“文学女人”亲切共同的话语就这样温暖了每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在这个文学的大家庭里，我们彼此互勉，创作不辍，以女性独特的笔触勾画她们的生活风貌，倾诉心中所感，写出关心全人类爱的篇章，为建立一个更和谐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因此今年会议将探讨“二十一世纪女性文学作品的女性意识及生活风貌”，正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议题。

从爬格子到鼠标写作，从铅字到电子出版，从邮寄到电邮投稿，从书刊报纸到网络发表，我们已一起走过。如今让我们再次跟进大时代的脚步前进，从不同的地域，带着各国多姿多彩的种族文化，携手走向一个边界正逐渐消失的地球村。

今年文学姐妹们相聚湖北，同登黄鹤楼，极目眺望，芳草正茂，吟咏唐朝崔颢的诗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尽管心中难免有乡关何处的惆怅，但姐妹们都能因为在每一次用汉字的写作中，找到了共同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而感到踏实，继续为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繁荣努力，正如生长在天涯各地茂盛的芳草，绵延不断地吐露芬芳！

《芳草萋萋》文集简体版本的顺利出版，要感谢花城出版社全力赞助，感谢詹秀敏社长鼎力促成，感谢杜小烨编辑，以及所有为此书贡献了力量的朋友，协助我

们完成了这项美丽的文学工程。当然更要感谢一向关注海外华文文学并为我们与出版社搭桥的“媒人”白舒荣老师。感谢本届秘书长刘慧琴和副秘书长王海伦以她俩资深编辑的经验，负责了所有实际编务。感谢王克难和刘慧琴会友提供自己的摄影作品作为本文集的插图。当然更要感谢所有赐稿支持我们的会员姐妹们，她们的热情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然而遗憾的是限于字数的考虑，在文稿的取舍中有许多遗珠之无奈，不少较长的稿件，也给了作者删节的困扰，诸多的美中不足，都要请姐妹们海涵。愿大家珍惜每一次的文学缘聚，借着我们的作品，彼此想念。

2012年4月30日于温哥华

目 录

前言

芳草萋萋〔林婷婷〕

* 小说卷 *

加拿大

- 2 毛头与瓶〔张翎〕
7 陷阱〔朱小燕〕
16 老街的橱窗〔陈苏云〕
22 女儿的冠军梦〔安琪〕
27 黑管〔李彦〕
31 丑小鸭的婚礼〔海伦〕

香港

- 38 丑妻子与美丈夫〔阮嘉玲〕

日本

- 42 女人的“花鸟风月”〔华纯〕

荷兰

- 46 孤女淑英与阿珍〔丘彦明〕

新西兰

- 52 夕阳情无限〔瑞瑶〕

菲律宾

- 57 终身“大”事〔黄梅〕

西班牙

- 59 “狐狸”与“小象”的恋情〔张琴〕

台湾

- 67 妈妈的原罪〔陈若曦〕

美国

- 74 上校的女儿〔韩秀〕
85 暗室中的女孩〔莫非〕
91 如果有光〔章缘〕
98 九号公路的小狐狸〔王克雄〕
103 没有婚礼的婚姻〔黄鹤峰〕
109 咖啡上的火焰〔周典乐〕

-
- 117 白手套〔赵淑敏〕
121 她的蜕变〔王渝〕
123 毒气室〔吴唯唯〕
128 校园绯闻〔陈漱意〕
133 答案〔杨慰亲〕
137 化妆间〔融融〕

-
- 140 系鞋带〔余国英〕
143 美国式离婚〔尔雅〕
147 打鸟〔张慈〕
154 电脑红娘〔牡丹莉〕
158 单身汉酒会〔孟丝〕
163 四千金〔陈永秀〕

-
- 166 阿花〔陈玉琳〕
172 玫瑰项链〔龚则楹〕
178 擦身而过〔赵海霞〕
185 女人泪〔小郎〕
189 那年春天〔吕红〕
195 秀秀〔林烨〕
199 母女情缘〔伊犁〕

* 散文卷 *

澳大利亚

206 如梦令 [胡仄佳]

比利时

210 他 [凤西]

汶莱

212 老调重弹妇女问题 [王昭英]

加拿大

215 姐姐小传 [张翎]

219 中化？西化？ [葛逸凡]

221 “时光的当铺”
——PAWN剧本赏析 [林婷婷]

226 胡蝶晚年说往事 [刘慧琴]

232 自由之风永远吹
——斯坦福 [汪文勤]

237 灰姑娘，女性形象的永恒原型
——文学中的女性及其社会意义 [申慧辉]

丹麦

241 一个女人的生命奋斗交响曲 [池元莲]

法国

245 东西方女性角色之变迁与比较 [杨翠屏]

德国

249 闵伤 [麦胜梅]

香港

252 生命的延长线…… [廖书兰]

日本

255 对手 [郁乃]

马来西亚

257 身为女人
——写于三八妇女节 100 周年纪念 [爱薇]

菲律宾

261 女红 [谢馨]

263 风雨送殡 [小华]

267 大姨妈的悲哀 [陈若莉]

270 鱼丸嫂 [靖竹]

新加坡

275 折起一方红头岁月 [艾禺]

瑞士

279 风雪故人来
——喜见龙应台 [赵淑侠]

泰国

284 品茶记 [梦凌]

英国

286 爱令她心痛与成长 [林奇梅]

* 散文卷 *

美国

-
- 290 何必 LV [赵淑敏]
293 中两百多万乐透奖 [卓以玉]
295 谈先生和外白渡桥 [卓以定]
298 母亲何价? [简宛]
301 女人皆如此? [张纯瑛]
306 粽子 [顾月华]

-
- 310 美国随笔:女性感言 [陈谦]
315 老画家带走的秘密 [杨芳芷]
319 母亲的一生 [云霞]
323 呼兰河畔访萧红 [周芬娜]
328 你愿意做什么? [甘秀霞]
331 姐姐姐妹有信心 [吴玲瑶]

-
- 336 从国美到旧金山,我的岩彩之路 [聂崇彬]
339 女人四十一枝花 [梓樱]
343 父母心·儿女情 [刘咏平]
346 爱与隐私 [庄维敏]
348 我和大姐 [王世清]
351 绝色 [莫非]

-
- 356 谁是峇峇娘惹? [姚嘉为]
359 罗德岛上遇救主 [王正军]
362 走进十六世纪的欧洲 [芜华]
366 跨越电影类型鸿沟
——凯瑟琳·毕格罗
和她的奥斯卡获奖作品《拆弹部队》 [卓慧臻]

-
- 370 女人与阳光 [施玮]
374 秦松在纽约苏何 [木令耆]
378 邮购新娘 [刘于蓉]
381 后生缘 [衣晴依]
383 回顾我的写作现场 [石丽东]
388 女人要的是什么? [荆棘]

-
- 391 第九十个生日 [任安荪]
394 外婆家 [喻丽清]
396 披上时代的征衣 [琼安]
399 看云的日子 [晓亚]
402 让女人坐上历史的餐桌 [周密]
407 江南女子 [张荣]

-
- 409 中秋的颜色 [江岚]
411 塞上春光好 [黄美之]
414 爱所当爱
——从《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谈现代女性林徽因兼及胡适、徐志摩 [张凤]
418 误打误撞进了国家图书馆 [唐润细]
422 轮到我吹口哨 [沈悦]
425 夜思三毛:千树梨花一夕开
——写在《三毛启示录》出版前 [濮青]

-
- 433 石榴之乡
——会理 [余翠雁]
439 婆婆的信
——给一岁半的阿丽娜 [刘渝]

* 世界各地华文文学创作剪辑 *

美国

- 446 漂鸟的心灵笔记——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漂鸟》的阅读报告及其他〔赵淑敏〕
452 长袖善舞缚苍龙——当代海外华文女作家散文管窥〔陈瑞琳〕

德国

- 458 承传与开展——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欧华会员创作概略〔麦胜梅 王双秀〕

日本

- 466 日本华人文学的现状〔藤田梨那〕

马来西亚

- 473 掌声将再次响起——我对马华文学的展望〔爱薇〕

加拿大

- 481 蕉林椰园，万象缤纷——《归雁——东南亚华文女作家选集》编辑手记〔阿木〕

| 后记 |

- 486 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王咏虹 刘慧琴〕

* 小说卷 *

.....

毛头与瓶

张翎

〔加拿大〕



张翎 浙江温州人。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

著有《张翎小说精选集》（六卷本），长篇小说《睡吧，芙洛，睡吧》、《金山》、《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望月》，中短篇小说集《余震》、《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小说多次获奖并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

虹牵着毛头过马路。

刚刚入秋，晌午三四点钟的太阳照在身上依旧微微地有些疼。沥青路面上氤氲地冒着蒸汽。往来的汽车很多也很快，喇叭声声催得人心烦。毛头像一只晒蔫了的青瓜，从头顶到脚心都是软塌塌的，只剩了一根小拇指仿佛还有一丝力气，翘翘地钩住了虹的一根手指。

“阿姨，我妈开会要开到什么时候呢？”毛头问。

毛头的母亲景芜在离毛头学校很近的一家公司上班，上班早，下班也早，平常都是景芜来接毛头放学的。今天却是虹。虹和毛头住在同一条巷里，一家在巷头，一家在巷尾。巷子微微地拐了个弯，虽然从巷头到巷尾只是几步路，头尾却是互不相见的。毛头的父亲志文是区医院的医生，虹的父亲常年生病，免不了要跟志文讨教些药方，两家就渐渐走熟了。

虹没有回毛头的话，却紧了紧手指，毛头的步子就快了些起来。

过了马路，就到了一个小小的街心公园。清晨来练气功的人早已散了，夜饭后乘阴凉的人又还没到。正在不尴不尬的时节上，公园里便很是冷清。虹找了个背人的角落坐下，毛头一眼看见了树阴底下有一匹木马，就来了精神，将书包咚地扔了，三步两步骑了上去。两腿紧夹马身，右手高扬着一根食指，嘴里发出咻

*

咻的声响。骑了一会儿，脚步才迟迟疑疑地慢了下来：“阿姨，放学不回家，我爸要骂的。”虹微微一笑，说：“不怕，有我呢。”毛头才放下心来，继续快马加鞭。

毛头骑了一头一脸的汗，便跳下马来，问虹讨水喝。虹打开身上那只仿鳄鱼皮的提包，取出一瓶水来。瓶不大，细颈圆肚，有点像足月临盆的孕妇。瓶盖很紧，虹颤颤的半天也打不开。

毛头指了指虹的提包，说这是我爸买的。虹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毛头说端午节的时候我妈让我爸去买点心带给外婆——我们全家都去外婆家吃晚饭。我爸带着我去了商场，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包，我爸来回看了三遍才买下来。我问爸是给谁买的？爸说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

虹自然是记得那天的情形的。晚饭后她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四十度。她慌慌地打志文的手机，他半个小时以后就赶到了。他从医院带了退烧针给父亲注射过了，又坐在父亲的床头，握着父亲的手，等到父亲渐渐安静下来，才走。她说毛头他外婆该埋怨你了吧——大过节的，饭也没吃好。他笑笑，却没说话。

她送他出来，过道的路灯坏了，她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的呼吸高一声低一声热风似的抚过她的耳畔。她才说了半句“我爸的病，咳，”就忍不住窸窸窣窣地哭了起来。他没有劝她，却慢慢地转身揽住了她的腰。她的身子在他的手心渐渐地软了起来，软得犹如一条剔去了骨头的鱼。他们相拥着在过道里站了很久，竟有了一点地老天荒的相依感。

后来他从他的大公文包里抖抖索索地取出一样东西来，又抖抖索索地塞到她手里。“我买了一个手袋，不敢给你——是水货，却是我真心喜欢的款式。”

毛头吵着要拿虹的水瓶喝水，虹说水太热不解渴，就把瓶子放回到包里。却找出一张零票来，让毛头去买冰棍吃。毛头果真就去公园的小卖部买了两根冰棍回来，一根是红豆的，一根是绿豆的。红豆的递给虹，绿豆的留给自己。“阿姨你穿红衣服，吃红的。我穿绿衣服，吃绿的。”虹忍不住被毛头逗笑了。

毛头是个虎头虎脑的八岁男孩，宽额角，扁脑勺，浓眉阔嘴。眼睛虽小，却有光，宛如暗夜里的两盏小灯笼。咧嘴一笑，那光仿佛被风吹动，四下闪烁流溢开来。不笑时，那光便凝成了中规中矩的一坨。毛头是志文的翻版。两人的相似，不在眉眼，不在脸型，却在神态上。志文打动她的，就是这样一份的凝重。

最初志文来给她父亲看病，仅仅是出于街坊的情义。他大大方方地体恤着她的孤单无援，她也大大方方地领受着他的体恤。后来她才渐渐意识到，领受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体恤。有一天，他给她父亲看完病，天就晚了。她留他吃饭，他

竟没有推辞。她下厨房，做了简简单单的三菜一汤。他吃得津津有味，最后撕了一块馒头，将盘底蘸得干干净净。他喝着她端上来的高山毛尖茶，响亮地打了一个饱嗝，说：“下班能吃到这样一顿饭，也是福气。”她说我这算什么，人家景芜才叫手艺呢。他叹了一口气，眼里的光亮便渐渐暗淡下来，结成了两坨沉不见底的水。

她是从这样的眼神里猜出了这个男人生命中曲曲折折的故事的。她想这么沉重的目光，得用什么东西才能托得住呢？光嘴不行。光手不行。光身子也不行。得用心——全部的心。

就是那天晚上，在送他的路上，她说她要用她的心来托住他。不是托一阵子，是托一辈子。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一辈子到底有多长，她也不想知道。和志文在一起，哪怕是走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夜路，大约也是好的。

他久久地望着她，眼里的水面上渐渐有光亮溢流开来。“虹，”他叫她的时候嗓子有些喑哑。“我这一辈子，错过了太多。我不能再错过你。”她猜想这大概就是他的承诺了——像志文这样的男人，是多一句话都不肯给的。

当时她完全没有想到，她和志文的一辈子，竟然短得只有一季。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好像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父亲的丧事，是志文帮她一手操办的。父亲走了，偌大的一个屋子，突然就剩了她一个人。白天上班还好，夜里她睡不着，听着青风捎带着街尘窸窣地拍打着窗户，看着百叶窗帘从浅灰变成深黑，再从深黑变回浅灰，心里空得没了底。

起初志文还时时过来陪她吃饭。志文来的晚上，她早早就请假下了班，精心地设计了每一道菜。等到饭菜上桌的时候，志文也就进门了。志文刚坐稳，她就已经在惧怕着他要离开。她一次又一次地央求他留下来过夜，他从来不说他不能，他只是默默地提起他的公文包，默默地开门走下楼梯。有一晚，当他起身提起他的公文包时，她突然打开了窗户。刹那间喧闹的街音如潮水般涌进了屋里，将她堆砌了一辈子的自尊瞬间冲垮。

“你今晚要走，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她指着窗外，一字一顿地说。他吃了一惊，愣愣地望着她，嘴唇抖抖的，却没有抖出一句话来。半晌他才转过身去，缓慢地走下了楼梯。她从窗口探出身来看他，只见路灯把他的背影扯得极瘦极倦，可是他却没有回头，任凭她的目光在他的背上戳出无数个洞眼。

第二天她给他医院打电话，他同事说他出门去了。她打他的手机，手机也关了。

*

无奈，她只好给他家里打。接电话的是景荒。

她慌慌的想摔了话筒，景荒却轻轻一笑。“虹，我知道是你。”片刻的停顿之后，景荒说：“虹，你是知道我们家毛头的。毛头贪玩，我要不去接他放学，他就要在外边瞎逛。有时候在近处逛，有时候逛得很远。可是逛得再远，逛累了他就会回家。志文也是这样。男人都是这样的。”

虹想说“志文不是这样的”，可是这句话在她的胸脯和喉咙之间滚了好几个来回，越滚越弱，最后滚出来的只是一声连她自己也听不清楚的叹息。

后来志文就再也不肯接她的电话了。有一天，她忍不住去他医院门口堵他下班。她站在对面的马路上，看着志文提着公文包缓缓地走出来，走到路边的公车站等车。头发被风刮得支支楞楞的，仿佛是田边刚刚扬絮的蒲公英。浅灰色的短袖衬衫系在西装裤子里，松松的似乎找不着身体。

她已经两个星期没见他的面了。她朝他走过去，心里的怨气渐渐升腾上来，化为喉咙口的一团温软，让她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

“志文，你，你瘦了。”

她恍惚听见自己的声音穿透厚重的哽咽，低沉地对他说。他完全没想到她会来医院等他。他急急地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直到确信他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他同事的视野之后，才转过身来问她：“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被他激怒了，猛然夺过他的公文包，砰的一声掼在地上，对他嚷道：“我不是你的抹桌布，用完了就扔。”她虽然看不见自己的神情，却听得出自己的声音与市井悍妇一般无异。他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语气才渐渐有些低软下来。“虹，有的事，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她咬牙切齿地说她永远也不想明白，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拾起落在地上的公文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蔫蔫地走进一街的景致里去。

“你爸和你妈，在家吵不吵架？”虹问毛头。

“以前吵，现在不吵。我爸刚带我妈从海南岛回来，坐飞机，旅行团。阿姨你去过海南岛吗？”

虹如同被人捅了一棍子，心钝钝地痛了起来。那棍子插着疼，拔出来更疼，她只有拿手护着棍子，一丝一丝地往外挪。

志文曾经说过要带着她远离尘世，到“天涯海角”过渔夫渔妇的日子。说这话的时候，他和她正趴在她卧室的窗口看夜空。那天刚下过一场暴雨，长空如墨，星星如豆遍洒其间，风吹过来有说不出的凉爽。她的身体小小的柔软的消失在

他臂膀围成的世界里。夜的颜色风的感觉和他衣领上的油垢味组成了后来她对他长久的回忆。从那以后，在她有限的想象力里，海南便成了天地万物的开始和极致，是她无数春闺憧憬的归宿。

志文最终抵达了那个极致，却不是和她去的。

毛头很快把冰棍吃完了，绿色的汁液沾了他一手一脸。虹从提包里拿出那个细颈瓶来，烦躁地招呼毛头过来洗手。瓶盖依旧很紧，虹颤颤地拧了半天也没有拧开，额上却湿湿地渗出些汗来。

“阿姨，我爸我妈以前总是吵架，吵得真凶。后来我妈说我爸要是再去见那个人，她就要把我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谁也找不着。我爸就不吵了。”

虹一怔，手中的瓶子落到了地上。

“后来我问我爸‘那个人’是谁，你为什么不能去见‘那个人’？我爸抱住我，说‘那个人’是天下最好的人。爸不能去见她，是因为爸不能没有毛头。”

虹恍恍地站起身来，整了整毛头的衣服。“我们回家吧，天晚了，你爸要着急。”

毛头翘起小拇指，让虹钩住，两人沿着林荫慢慢地往回走去。太阳像一枚硕大的放得太久了的咸鸭蛋，将蛋黄腥腥红红地流了半半天。下班的街流开始抹黑了城市的地平线。鸽子带着响铃从头顶低低飞过，惊异地看见了女人颊上的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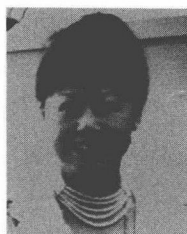
虹走了几步，突然转回身来，将地上的那个细颈瓶子远远地踢到了草丛深处。

瓶子上画着一个黑色的骷髅，下面有一行小字：“工业用硫酸，危险品。”

陷阱

朱小燕

〔加拿大〕



朱小燕 目前定居加拿大。
台湾国立政大新闻系毕业。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曾任：加拿大国税局高级稽核、加拿大多元文化部长顾问、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移民定居委员会委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曾荣获：加拿大总督颁赠125建国纪念奖章、2000年中国文艺学会颁赠“文学创作海外工作奖章”、“爱门顿市议会颁赠”爱门顿荣誉大使衔。

黄昏时分，夕阳早被灰黑浓密的云层遮盖了，一艘来自远方疲惫不堪的货轮，正穿越潮湿的空气，驶入温哥华狮门大桥下暗蓝色的海湾。

“希望之点”就在离桥不远的史坦尼公园山顶上。

深秋的雾气开始逐渐凝聚，附近餐馆里早已亮起灯火，日间的喧闹声也逐渐沉静下来。停车场上，只剩最后三部车辆，游客们在夜幕深垂之前，都纷纷离去了。

一位手提公文包，头戴宽边呢帽，着深蓝色风衣，蓄有稀疏胡须的矮小男子自餐馆出来。当他迈向停车坪时，一眼见到魏宏达。他停下脚步，缓慢地朝他走来，还径自靠着他，在木椅上坐下，瞄了半晌，才操着广东国语问：“还不回家？”

魏宏达诧异地望他一眼，心想，又一个老中。

一整天，来来往往的游客中，百分之六十不是说国语，便是说粤语，怪不得刚来加拿大那年就有人预测不到公元两千年，温哥华一半以上的人口将由华裔组成。

他伸手至夹克口袋掏出香烟点燃。吸了一口，眯着眼，脸上的纹路全向鼻眼集中，有如一个人肉包子，然后噙起干裂的嘴唇，喷出一缕袅烧的白烟回答：“我在等人……一位朋友。”

那人略带揶揄地笑着问：“天快黑了，你朋友会来？”

*

— . —

7